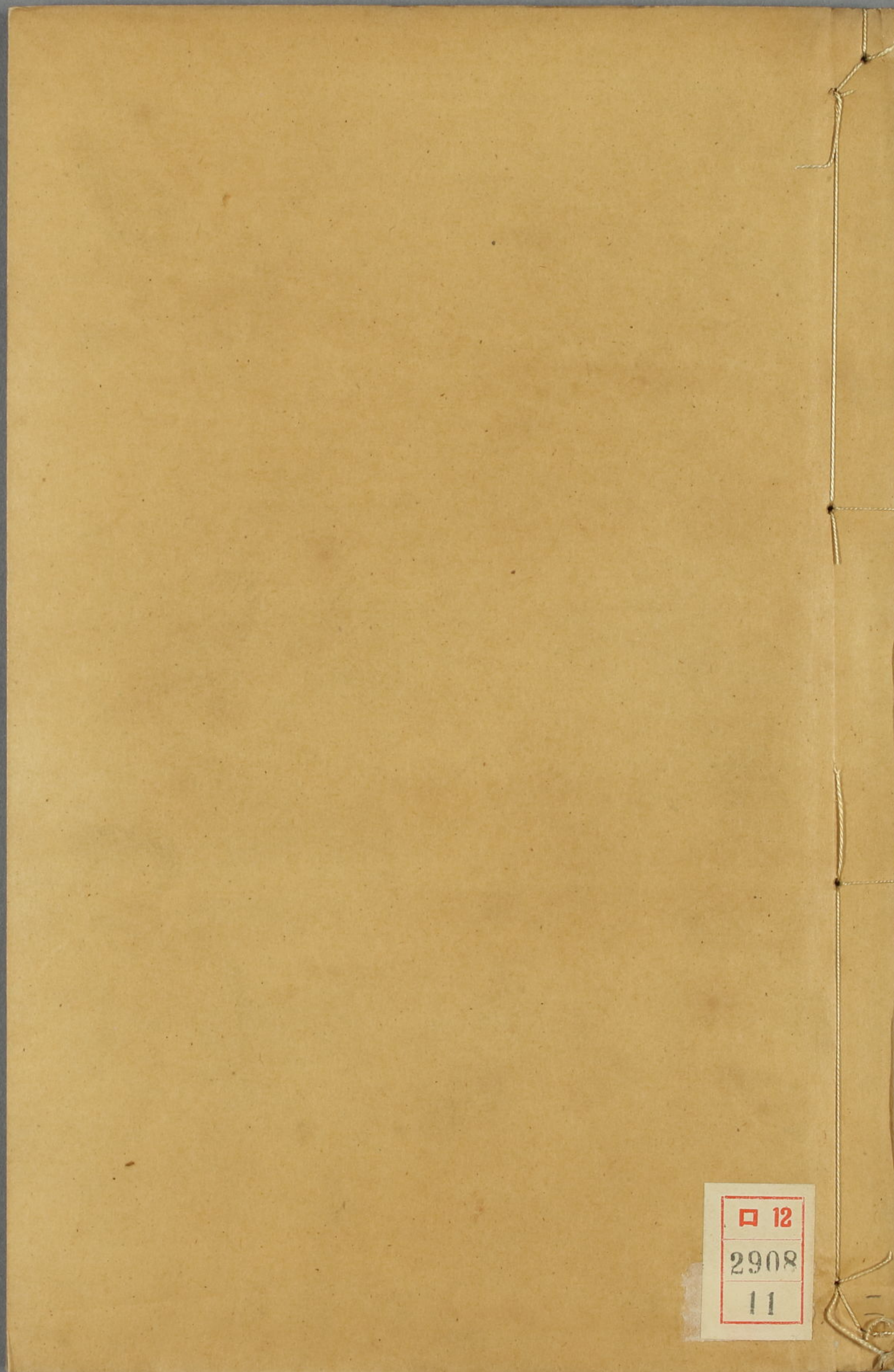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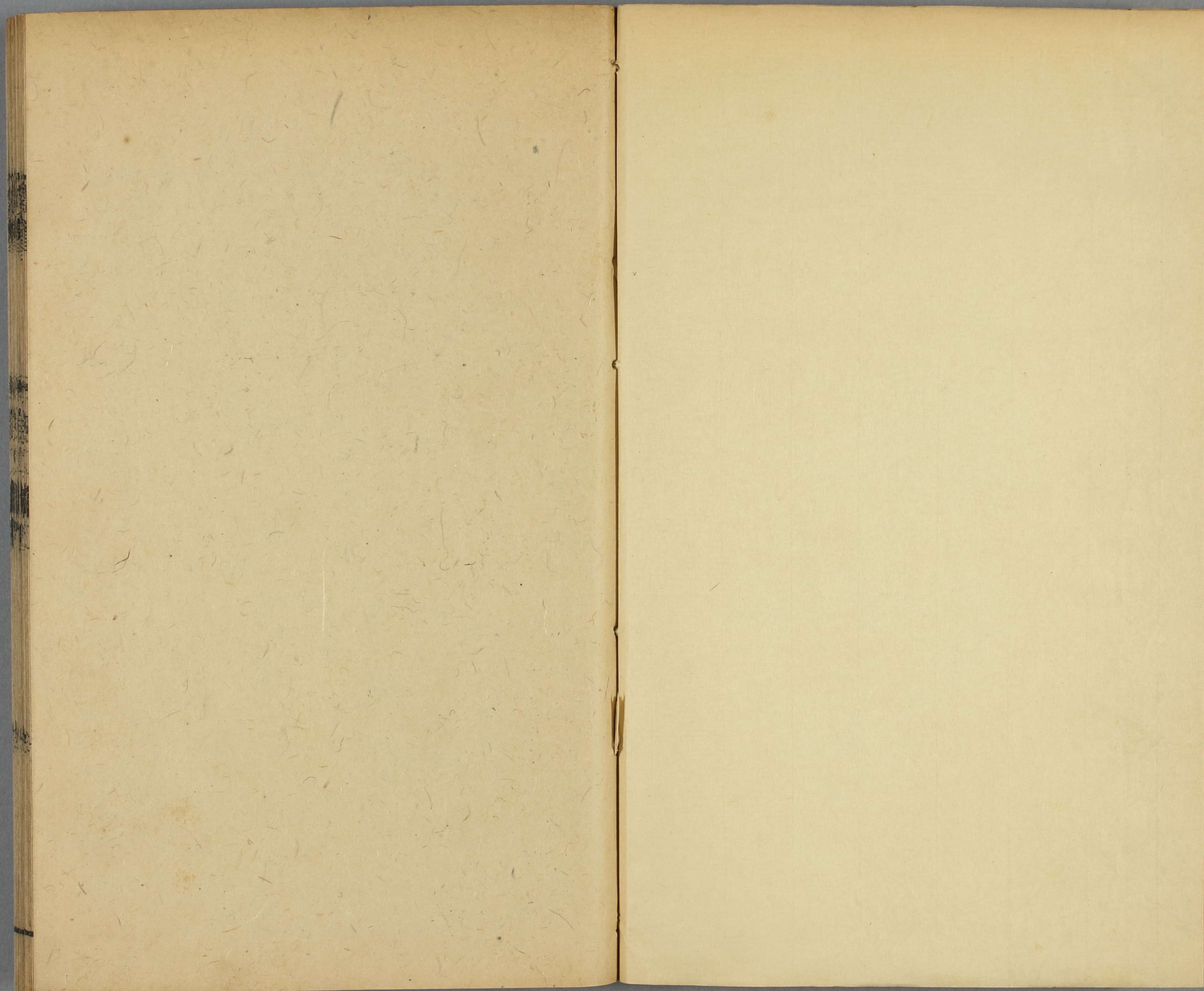




□ 12
2908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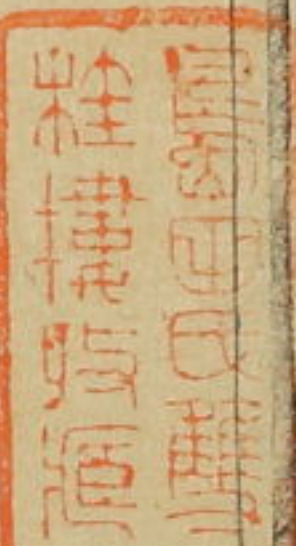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去五味均平歲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周宮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公殯于大寢宋大尹盟于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于王之北宮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

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祭義曰諸侯十三宮之夫人使蠶穀梁曰甸栗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內子未命死于下室遷尸于寢上士之妻皆死于寢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蓋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

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
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
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
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二
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
也何則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
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高
寢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
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妄也

士庶子宿衛制

鄭康成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
四中微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

舍其休沐之處鄭司農
云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其有不共國有大刑宰夫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
與其良者以告于上宮正掌正宮之戒令糾禁以時
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
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
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
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
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

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終歲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漢中郎將分掌三字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者有五官

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如淳曰王車曰車郎王衛曰戶郎漢舊儀

曰郎中令王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凡郎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殿門惟議郎不在直中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號曰山郎凡三字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字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兼吏六人爲長理劇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後代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一曰勳一府二曰勳二府翊衛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凡五府武德

正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
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勲官三品以上有封
及國公子補勲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
國子補翊衛及率府

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
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
子凡在版者鄭康成曰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
玉府內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
庶子其支庶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司農以
庶子爲夏官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矣諸吏之適

子或未爲士不可謂之士康成以士爲諸吏之適
子亦誤也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
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
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
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
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
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微候便矣
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
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

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

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周垣下爲區廬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使之

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夷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

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闈之內衛士於周

垣下爲區廬者若今之使宿屋

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爲衛尉又

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而不常置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曰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宮內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爲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衛以府兵其番上宿者者准給弓矢橫刀而已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

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各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教李林父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自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

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

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爲遠尤貴其來也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

詩曰

以雅之南記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
日脣鼓南四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
 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
 之制蓋亦如此

禮書卷第四十四 終

禮書卷第四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展

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

斧依依如今綈素屏風也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

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

父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士虞禮

如屏風然依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書曰狄設黼展綴衣



戶牖間復設帳象平生所為牖間南鄉詩公劉曰俾筵依几既登

乃依

箋云公劉既登當負展而立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

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依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展

容謂之防

形如今床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

釋名曰依倚也考

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展

黼或作斧展或作依則依欲其有所依黼明其有

所斷也

賈公彥曰依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為斧文舊圖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

之意朝於寢覲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

之間設之其制則左右有張容焉荀卿曰居則設

容負張展容之為物蓋若唱射之容爾雅曰容謂

之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觀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

知矣然禮言負黼依則張容可畫黼矣詩曰既登

乃依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蓋諸侯至

士皆有依焉或畫或否不可考也掌次王大旅上

帝張壇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

鄭康成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毛色而為之孔

穎達謂大方版於坐後此不在寢廟無展不得云

展故別名皇邸然皇邸非展類也其說誤矣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詩曰俟我於著記言天子春朝當宁而立則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預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庭

詩曰不入我陳又曰中唐有甕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堂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堦前若今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令辟卽甕也械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

水

祀

書曰四人執戈夾階凡鄉飲酒設工席于堂簾聘禮陪鼎當內簾鄭氏曰側邊曰簾孔安國曰堂簾曰凡

垂

書曰一人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執瞿立于西垂史曰坐不垂堂孔安國曰東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

檐

明堂位曰複廟垂檐爾雅曰檐謂之槁士喪禮爲

銘置于宇西階鄭氏曰宇栝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栝楠宇栝同實異名也夫輅末謂之宇疆境亦謂之土宇又謂之邊垂則宇與垂皆檐之窮也故輅末疆境取名也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曰垂

檐亦作闔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

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語曰過位色勃如也

屏攝

會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攝皆明其位也周禮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左傳稱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楚語曰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如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

鄭氏釋檀弓曰娶以布衣木如攝與釋喪大記曰漢禮娶以木為筐廣三

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漢亦名娶無攝也

霤

月令曰其祀中霤先儒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中霤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
 中霤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阼遠於戶
 內戶內遠於牖下牖下遠於中霤則中霤為中室
 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
 至于中霤亦中室也然禮有東霤燕禮設篚當有門
 內霤燕禮賓執脯以授鍾人於門內有重霤檀弓
 重霤鄭氏注云堂有承霤以木為之非屋霤也鄭氏注云堂有承霤以木為之
 承霤以銅為之孔穎達曰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
 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惟餘前

後二士則
 唯一在前

禮書卷第四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碑 碑石爲之鄭氏釋聘
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
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爲列
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
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
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

禮書卷之十
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
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
室以石寔用木禮天子之寔豐碑諸侯桓楹大夫
二碑士無碑喪大記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
桓楹鄭氏曰豐碑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棹前
後各重鹿盧也桓楹斷之穿中於間爲鹿盧天子四碑前
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寔碑如桓楹則宮室碑
制可知

隅阿雉

春秋書墮郕墮費公羊曰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記曰都城不過百

雉鄭叔段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之城方五里積
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
百雉則雉五步也步六尺則五步三丈也書傳曰
雉長三丈鄭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
堵而爲三丈也今夫雉之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
過三丈古者所以立雉制蓋取此也毛氏曰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韓詩傳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
堵爲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皆不可以
考鄭氏曰長三丈高一丈然板廣二尺而雉高一丈此先儒

之所同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高五丈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蓋門阿外也故庫宮隅內也故崇都城近也故庫以屈諸侯遠也故崇以伸

垣墉牆壁序

爾雅曰墉謂之墉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墉之高者也儀禮於房室言墉土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大射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既夕記土東首于北墉下於堂下言壁墉之卑者也鄉飲酒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土虞禮饔餼在東壁特牲禮饔餼在西壁土冠禮冠者降自

東階適東壁

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墉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墉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墉也考工記曰墉厚三尺崇三之則墉者垣墉之總名歟

門制

爾雅柎于謂之闕榱謂之榱樞謂之榱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櫨以爲固落時謂之危櫨謂之棧在地謂之泉文曰櫨謂之闌門櫨楣謂之梁蓋界于門者楣也亦曰柎曰闕中于門者闕也亦曰闌曰

楹旁于門者楔也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
楔樞上之橫梁楣也樞達北棟落時也月令曰以
脩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
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
於魯廟之北堂復瞻九蓋彼皆繼耶蓋卽闔也則扇也
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箴
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闔大
夫中棖與闔之間士介拂棖入以自高爲戒故賓
不履闔君入中門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
諸侯來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闔東左由闔西

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燕禮大夫皆入
門右臣統於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伉於主也聘
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覲面私事也故
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賓館

周禮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
將幣爲承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爲賓王君郊勞交擯
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鄭氏曰
授之君又以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旅
禮親致焉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

鄭氏曰賓登堂聽命也賓為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

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

儀

鄭氏曰如郊勞也不擯耳侯伯之臣致館環人掌于庭不言致食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食也

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遺

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詩曰于幽斯館

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

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

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

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

下之家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觀禮侯

氏至朝天子賜舍

鄭氏曰賜舍猶致館也所使曰伯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

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擯

之束帛乘馬

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賓使者於內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晉

侯郊勞館諸宗廟

韋昭曰尊王命也

單襄公曰敵國賓至卿

出郊勞司里授館

聘禮卿致館

左傳

襄三十二年

子產相鄭伯以

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巧人

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賓至

如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趙文子曰：信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

古者天子巡守，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舍於祖廟是也。主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館於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

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是也。鄭氏曰：館者必於廟拘矣。禮既授賓館，則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三辭拜受，拜受受幣也。致館亦如之。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償賜舍者，以束帛乘馬尊王使也。諸侯之於聘賓，致館亦無幣，而賓亦不償。致館者，降君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償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償之。賈公彥

於司儀言致館無束帛賓亦無饋於聘禮言以上卿禮明有束帛可知是自戾也。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

未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毛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

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正義曰此

數出大戴記也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曰鄉爲田燭田燭田

燭也少儀曰王者執燭抱燋周禮宮正宮中廟中

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

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義曰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

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爲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語

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

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

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左傳曰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右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燎言設而

已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

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

所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此蓋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

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燹爲之於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燹火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燹火而後世祭祀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左立朝而右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

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

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

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塵人掌歛市歛布總布

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賣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蹺掌憲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徙市則奚若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

於西方失之矣左氏昭二年鄭子皙請以印爲褚師
杜預曰市官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風俗通曰市特也言交易而退特
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又市巷謂之闔市門謂
之闔巷門謂之闔市中空地謂之塵市樓謂之旗亭
西京賦云
旗亭五里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
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
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塵列之以肆有泉府

以歛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徙有時
古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歌舞於市井士相
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楊
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
田以爲市風俗通曰人有所鬻必濯於井上然後
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
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
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哉衛之特朝市之於西
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
一司稽十肆一司戮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其法

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鬪鬯譴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弼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然市不特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爲明堂東北曲十

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禮書卷第四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五席

王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

皆三

次席黼純纁席畫純
莞筵紛純

諸侯祭祀席二

莞席紛純
蒲筵纁純

諸侯酢筵國賓席二

纁席畫純
莞筵紛純

公食大夫席二

萑席玄帛純
蒲筵緇布純

大夫鄉飲士鄉射席一

蒲筵緇布純

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玉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書狄設黼宸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詩行葦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篤公劉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禮蒲筵緇布純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席用蒲筵緇布純也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聘禮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筵者

以其廟受賓請覲宰夫徹几改筵將禮實徹神几改

宜依神也賓請覲宰夫徹几改筵神席更布也公食

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

下大夫也周禮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緇席畫

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受几

也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以進自東公東

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賓者告賓進

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侯未設也公一拜送賓以几辟北

面設几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公不賓至授

醬可以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

純皆卷自末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宰夫筵出自東

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

孤為賓則莞筵紛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祝布

純加緇席畫純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戶出執几席從戶出門右南面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特牲禮几席陳于西祝

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

上右之西南間曰與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

筵于西序東面主人降受宰几周禮大宰贊二手橫

執几揖尸升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

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

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

左之南縮不坐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卒褻有司官

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
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為節為人子者
坐不中席母踏席由下也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
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
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
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侍
坐於所尊敬無餘席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有憂者側席而坐側時也不在接人不布他
席面有喪者專席而坐單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
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為貴

者鬼神之祭單席莞簟之安而棗韞之設郊特牲曰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莞
簟之安而蒲越棗韞之尚明之也玉藻曰登席不由
前為躐席浴出履前席君賜之食越席再拜受登祭
之論語曰席不正不坐鄭康成曰鋪陳曰筵藉之曰
席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縹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
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蒻孔安國曰篋桃
枝竹也底蒻苹也豐莞也筍蒻竹也爾雅曰莞符籬
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
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畫之席莫

貴於篋。席而篋，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篋席爲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爲桃枝。席蓋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績。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纁而無次，純有績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績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筵。王席三，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舉重數也。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

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萑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纁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萑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爲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侍所尊者敬無餘席爲人子者，坐不中席，食坐則前，席虛坐則後。

禮記卷四十一
五
席有喪者側席有憂者專席此禮之大畧然也司
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無異
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彥釋禮器謂天子大
袷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上公大袷四重諸
侯大袷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
書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王之次
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
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熊席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鄭氏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

席然經言甸役不言甸役之祭則熊席之設位蓋
王也王師田掌次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設熊
席皆野射之禮也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蒞之不
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爲之

葦席

萑席

爾雅曰蒹騅也又曰葦蘆蒹蘆郭璞曰蘆葦也蘆
似葦而小實中毛氏曰蘆爲萑葦爲葦孔穎達曰蒹
長爲蘆成爲萑葦長爲蘆成爲葦然詩於霜降之
時言蒹葭蒼蒼於物長之時言敦彼行葦則葦非
必初生之名葦非必已成之稱也萑似葦而小則

葦席麤於萑矣故司几筵喪禮葦席柏席用萑蒲
 純鄭司農以柏席為迫地之席鄭康成以柏席為
 椁中之席二者皆不可考然士喪禮始死與小歛
 之奠設於地大歛然後有席特未有几士虞素几
 葦席則歛之席亦葦席也司几筵言凡喪事設葦
 席右素几則虞亦喪事也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
 筵者連言之也諸侯而上喪有几

越席 藁秸

禹貢甸服三百里貢秸服 也 秸藁 禮器言大路素而越
 席郊特牲曰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 也 蒲越藁秸藉神

明之也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也 越席 荀卿曰大路

越席所以養體 也 越席 藁也 蒲席也 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

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又曰禮有以少

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正義曰熊氏云天子衿席五

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

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秸郊特牲云是也

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

祭統曰鋪筵為依神也淮南子曰越席不緣漢儀云

高皇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

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

禮記 卷四十一
質也其牲用犢其席稟結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
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
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
不飾以章天德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
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宋書志
南郊皇天神座太祖坐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
稟晉江左用蒯梁南郊席用稟結五帝以上悉用蒲
席稟薦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
席以稟鞞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
以稟鞞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席皆以

莞

祭天服大裘乘素車器用陶匏竊用疏布杓用櫛
牲用犢凡皆以為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
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稟鞞
越席不亦宜乎稟鞞本於自然越席出於人為人
為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不施於
天神可知矣唐禮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
席以稟鞞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亦古之遺制歟

衽

周官王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曲禮曰請席何鄉

請衽何趾鄭氏曰衽臥席也臥席北趾然請衽何趾則趾特未定謂之北趾拘矣管子曰倅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以其始衽故也昏禮御衽于輿媵衽良席在東北趾玉藻曰君子之寢常東首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論語曰疾病視之東首蓋寢東首者庸禮也昏寢南首斯須禮也其他不必皆然至疾病則復其庸禮以正終焉此所以特言東首於北牖下鄭司農釋玉府云衽單席也賈公彥曰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歛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則臥之簟席也然衽於文從

衣非簟也

蓐席

玉藻浴出履蓐席鄭氏曰蓐席澁便於足考之經傳草席亦謂之蓐春秋傳曰蓐食又曰軍行左追蓐是也蓐亦謂之茲爾雅周紀衛康叔布茲春秋傳諸侯病曰負茲是也

禮書卷第四十七終

